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回 守常經不使疏逾戚 睹怪狀幾疑賊是官

新小說社記者接到了死裡逃生的手書及九死一生的筆記，展開看了一遍，不忍埋沒了他，就將他逐期刊布出來。閱者須知，自此以後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，及死裡逃生的批評了。我是好好的一個人，生平並未遭過大風波、大險阻，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賞格來捉我，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名來隱了，另外叫個甚麼九死一生呢？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，回頭想來，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：第一種是蛇蟲鼠蟻；第二種是豺狼虎豹；第三種是魑魅魍魎。二十年之久，在此中過來，未曾被第一種所蝕，未曾被第二種所啖，未曾被第三種所攫，居然被我都避了過去，還不算九死一生麼？所以我這個名字，也是我自家的紀念。

記得我十五歲那年，我父親從杭州商號裡寄信回來，說是身上有病，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親見我年紀小，不肯放心叫我出門。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後又連接了三封信說病重了，我就在我母親跟前，再四央求，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親。我母親也是記掛著，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這個人姓尤，表字雲岫，本是我父親在家時最知己的朋友，我父親很幫過他忙的，想著托他伴我出門，一定是千穩萬當。於是叫我親身去拜訪雲岫，請他到家，當面商量。承他盛情，一口應允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別過了母親，上了輪船，先到上海。那時還沒有內河小火輪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兩人一路問到我父親的店裡，那知我父親已經先一個時辰咽了氣了。一場痛苦，自不必言。

那時店中有一位當手，姓張，表字鼎臣，他待我哭過一場，然後拉我到一間房內，問我道：「你父親已是沒了，你胸中有甚麼主意呢？」我說：「世伯，我是小孩子，沒有主意的，況且遭了這場大事，方寸已亂了，如何還有主意呢？」張道：「同你來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麼？」我說：「是，我父親同他是相好。」張道：「如今你父親是沒了，這件事，我一個人擔負不起，總要有個人商量才好。你年紀又輕，那姓尤的，我恐怕他靠不住。」我說：「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？」張道：「我雖不懂得風鑿，卻是閱歷多了，有點看得出來。你想還有甚麼人可靠的呢？」我說：「有一位家伯，他在南京候補，可以打個電報請他來一趟。」張搖頭道：「不妙，不妙！你父親在時最怕他，他來了就囉哩的了不得。雖是你們骨肉至親，我卻不敢與他共事。」我心中此時暗暗打主意，這張鼎臣雖是父親的相好，究竟我從前未曾見過他，未知他平日為人如何；想來伯父總是自己人，豈有辦大事不請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？想罷，便道：「請世伯一定打個電報給家伯罷。」張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照辦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話，不能不對你說明白：你父親臨終時，交代我說，如果你趕不來，抑或你母親不放心，不叫你來，便叫我將後事料理停當，搬他回去；並不曾提到你伯父呢。」我說：「此時只怕是我父親病中偶然忘了，故未說起，也未可知。」張歎了一口氣，便起身出來了。

到了晚間，我在靈床旁邊守著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那尤雲岫走來，悄悄問道：「今日張鼎臣同你說些甚麼？」我說：「並未說甚麼。他問我討主意，我說沒有主意。」尤頓足道：「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個素不相識的人，你父親沒了，又沒有見著面，說著一句半句話兒，知道他靠得住不呢！好歹我來監督著他。以後他再問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」說著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大殮過後，我在父親房內，找出一個小小的皮箱。打開看時，裡面有百十來塊洋錢，想來這是自家零用，不在店帳內的。母親在家寒苦，何不先將這筆錢，先寄回去母親使用呢！而且家中也要設靈掛孝，在處都是要用錢的。想罷，便出來與雲岫商量。雲岫道：「正該如此。這裡信局不便，你交給我，等我同你帶到上海，托人帶回去罷，上海來往人多呢！」我問道：「應該寄多少呢？」尤道：「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」我入房點了一點，統共一百三十二元，便拿出來交給他。他即日就動身到上海，與我寄銀子去了。可是這一去，他便在上海耽擱住，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過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來了，哭了一場。我上前見過。他便叫帶來的底下人，取出煙具吸鴉片煙。張鼎臣又拉我到他房裡問道：「你父親是沒了，這一家店，想來也不能再開了。若把一切貨物盤頂與別人，連收回各種帳目，除去此次開銷，大約還有萬金之譜。可要告訴你伯父嗎？」我說：「自然要告訴的，難道好瞞伯父嗎？」張又歎口氣，走了出來，同我伯父說些閒話。那時我因為刻訃帖的人來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說話。我伯父看見了，便立起來問道：「這訃帖底稿，是哪個起的呢？」我說道：「就是姪兒起的。」我的伯父拿起來一看，對著張鼎臣說道：「這才是吾家千里駒呢。這訃帖居然是大大方方的，期、功、緦麻，一點也沒有弄錯。」鼎臣看著我，笑了一笑，並不回言。伯父又指著訃帖當中一句問我道：「你父親今年四十五歲，自然應該作『享壽四十五歲』，為甚你卻寫做『春秋四十五歲』呢？」我說道：「四十五歲，只怕不便寫作『享壽』。有人用的是『享年』兩個字。姪兒想去，年是說不著享的；若說那『得年』、『存年』，這又是長輩面出的口氣。姪兒從前看見古時的墓志碑銘，多有用『春秋』兩個字的，所以借來用用，倒覺得籠統些，又大方。」伯父回過臉來，對鼎臣道：「這小小年紀，難得他這等留心呢。」說著，又躺下去吃煙。

鼎臣便說起盤店的話。我伯父把煙槍一丟，說道：「著，著！盤出些現銀來，交給我代他帶回去，好歹在家鄉也可以創個事業呀。」商量停當，次日張鼎臣便將這話傳將出來，就有人來問。一面張羅開手。過了一個多月，事情都停妥了，便扶了靈柩，先到上海。只有張鼎臣因為盤店的事，未曾結算清楚，還留在杭州，約定在上海等他。我們到了上海，住在長發棧。尋著了雲岫。等了幾天，鼎臣來了，把帳目、銀錢都交代出來。總共有八千兩銀子，還有十條十兩重的赤金。我一總接過來，交與伯父。伯父收過了，謝了鼎臣一百兩銀子。過了兩天，鼎臣去了。臨去時，執著我的手，囑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識禮，一切事情，不可輕易信人。我唯唯的應了。

此時我急著要回去。怎奈伯父說在上海有事，今天有人請吃酒，明天有人請看戲。連雲岫也同在一處，足足耽擱了四個月。到了年底，方才扶著靈柩，趁了輪船回家鄉去，即時擇日安葬。過了殘冬，新年初四五日，我伯父便動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，在家中過了半年。原來我母親將銀子一齊都交給伯父帶到上海，存放在妥當錢莊裡生息去了，我一向未知。到了此時，我母親方才告訴我，叫我寫信去支取利息，寫了好幾封信，卻只沒有回音。我又問起托雲岫寄回來的錢，原來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，回來時未曾先問個明白，如今過了半年，方才說起，大是誤事。急急走去尋著雲岫，問他緣故。他漲紅了臉說道：「那時我一到上海，就交給信局寄來的，不信，還有信局收條為憑呢。」說罷，就在帳箱裡、護書裡亂翻一陣，卻翻不出來。又對我說道：「怎麼你去年回來時不查一查呢？只怕是你母親收到了用完了，忘記了罷。」我道：「家母年紀又不很大，哪裡會善忘到這麼著。」雲岫道：「那麼我不曉得了。這件事幸而碰到我，如果碰到別人，還要罵你撒賴呢！」我想想這件事本來沒有憑據，不便多說，只得回來告訴了母親，把這事擱起。

我母親道：「別的事情且不必說，只是此刻沒有錢用。你父親剩下的五千銀子，都叫你伯父帶到上海去了，屢次寫信去取利錢，卻連回信也沒有。我想你已經出過一回門，今年又長了一歲了，好歹你親自到南京走一遭，取了存摺，支了利錢寄回來。你在外面，也覷個機會，謀個事，終不能一輩子在家裡坐著吃呀。」

我聽了母親的話，便湊了些盤纏，附了輪船，先到了上海。入棧歇了一天，擬坐了長江輪船，往南京去。這個輪船，叫做元和。當下晚上一點鐘開行，次日到了江陰，夜來又過了鎮江。一路上在艙外看江景山景，看的倦了，在鎮江開行之後，我見天陰月黑，沒有什麼好看，便回到房裡去睡覺。

睡到半夜時，忽然隔壁房內，人聲鼎沸起來，把我鬧醒了。急忙出來看時，只見圍了一大堆人，在那裡吵。內中有一個廣東人，在那裡指手畫腳說話。我便走上一層，請問甚事。他說這房裡的搭客，偷了他的東西。我看那房裡時，卻有三副鋪蓋。我又問：「是哪一個偷東西呢？」廣東人指著一個道：「就是他！」我看那人時，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羅長衫，鐵線紗夾馬褂；生得圓圓的一團白面，唇上還留著兩撇八字鬍子，鼻上戴著一副玳瑁邊墨晶眼鏡。我心中暗想，這等人如何會偷東西，莫不錯疑了人麼？心

中正這麼想著，一時船上買辦來了，帳房的人也到了。

那買辦問那廣東人道：「捉賊捉賊呀，你捉著賊沒有呢？」那廣東人道：「賊是沒有，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；縱使不見他親手偷的，他也是個賊伙，我只問他要東西。」買辦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有甚麼憑據呢？」此時那個人嘴裡打著湖南話，在那裡「王八」、「寨子」的亂罵。我細看他的行李，除了衣箱之外，還有一個大帽盒，都黏著「江蘇即補縣正堂」的封條；板壁上掛著一個帖袋，插著一個紫花印的文書殼子。還有兩個人，都穿的是藍布長衫，像是個底下人光景。我想這明明是個官場中人，如何會做賊呢？這廣東人太胡鬧了。

只聽那廣東人又對眾人說道：「我不說明白，你們眾人一定說我錯疑了人了；且等我說出來，大眾聽聽呀。我父子兩人同來。我住的房艙，是在外南，房門口對著江面的。我們已經睡了，忽聽得我兒子叫了一聲：『有賊！』我一咕嚕爬進來看時，兩件熟羅長衫沒了；衣箱面上擺的一個小鬧鐘，也不見了；衣箱的鎖，也幾乎撬開了。我便追出來，轉個彎要進裡面，便見這個人當路站著……」買辦搶著說道：「當路站著，如何便可說他做賊呢？」廣東人道：「他不做賊，他在那裡代做賊的望風呢。」買辦道：「晚上睡不著，出去望望也是常事。怎麼便說他望風？」廣東人冷笑道：「出去望望，我也知道是常事；但是今夜天陰月黑，已經是看不見東西的了。他為甚還戴著墨晶眼鏡？試問他看得見甚麼東西？這不是明明在那裡裝模做樣麼？」

我聽到這裡，暗想這廣東人好機警，他若做了偵探，一定是好的。只見那廣東人又對那人說道：「說著了你沒有？好了，還我東西便罷。不然，就讓我在你房裡搜一搜。」那人怒道：「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見制臺的，房裡多是要緊文書物件，你敢亂動麼！」廣東人回過頭來對買辦道：「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與你無干。」又走上一步對那人道：「你讓我搜麼？」那人大怒，回頭叫兩個底下人道：「你們怎麼都同木頭一樣，還不給我攆這王八蛋出去！」那兩個人便來推那廣東人，那裡推得他動，卻被他又走上一步，把那人一推推了進去。廣東人彎下腰來去搜東西。此時看的人，都代那廣東人捏著一把汗，萬一搜不出賊證來，他是個官，不知要怎麼辦呢！

只見那廣東人，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，拉出一個網籃來，七橫八豎的放著十七八桿鴉片煙槍，八九枝銅水煙筒。眾人一見，一齊亂嚷起來。這個說：「那一枝煙筒是我的。」那個說：「那根煙槍是我的。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煙泡呢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那一雙新鞋是我的。」一霎時都認了去。細看時，我所用的一枝煙筒，也在裡面，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幾時偷去了。此時那人卻是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發。當下買辦便沉下臉來，叫茶房來把他看管著。要了他的鑰匙，開他的衣箱檢搜。只見裡面單的夾的，男女衣服不少；還有兩枝銀水煙筒，一個金荳蔻盒，這是上海信人用的東西，一定是贓物無疑。搜了半天，卻不見那廣東人的東西。廣東人便喝著問道：「我的長衫放在那裡了？」那人到了此時，真是無可奈何，便說道：「你的東西不是我偷的。」廣東人伸出手來，狠狠的打了他一個巴掌道：「我只問你要！」那人沒法，便道：「你要東西跟我來。」此時，茶房已經將他雙手反綁了。眾人就跟著他去。只見他走到散艙裡面，在一個床鋪旁邊，嘴裡嘖嘖咕咕的說了兩句聽不懂的話。便有一個人從被窩裡鑽出來，兩個人又嘖嘖咕咕著問答了幾句，都是聽不懂的。那人便對廣東人說道：「你的東西在艙面呢，我帶你去取罷。」買辦便叫把散艙裡的那個人也綁了。大家都跟著到艙面去看新聞。只見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邊，站定說道：「東西在這個裡面。」廣東人揭開一看，果然兩件長衫堆在一處，那小鐘還在那裡的得的得走著呢。到了此時，我方才佩服那廣東人的眼明手快，機警非常。

自回房去睡覺。想著這個人扮了官去做賊，卻是異想天開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場了。我初次單人匹馬的出門，就遇了這等事，以後見了萍水相逢的人，倒要留心呢。一面想著，不覺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上岸去，昨夜那幾個賊如何送官究治，我也不及去打聽了。

上得岸時，便去訪尋我伯父；尋到公館，說是出差去了。我要把行李拿進去，門上的底下人不肯，說是要回過太太方可。說著，裡面去了。半晌出來說道：「太太說：姪少爺來到，本該要好好的招呼；因為老爺今日出門，係奉差下鄉查辦案件，約兩三天才得回來，太太又向來沒有見過少爺的面，請少爺先到客棧住下，等老爺回來時，再請少爺來罷。」我聽了一番話，不覺呆了半天。沒奈何，只得搬到客棧裡去住下，等我伯父回來再說。

只這一等，有分教：家庭違骨肉，車笠遇天涯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記。